



襟抱兰风的文化坚守

——浅论李多宽书法之风雅

文/汪兆骞(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副主编)

与多宽和他的书法,相识也晚,零零散散写过几篇急就章式的散论。多有原不知道者,更未究竟者,便生孤陋惶恐之情。有段时间,发心敛衽,躲进书房,展读、体会、徜徉其“长短肥瘠各有态”(苏轼)之长卷短章之间,如伫望苍然远山、流水一湾,其气象、境界,抑或禅机,乃非我辈所可尽道者。

李多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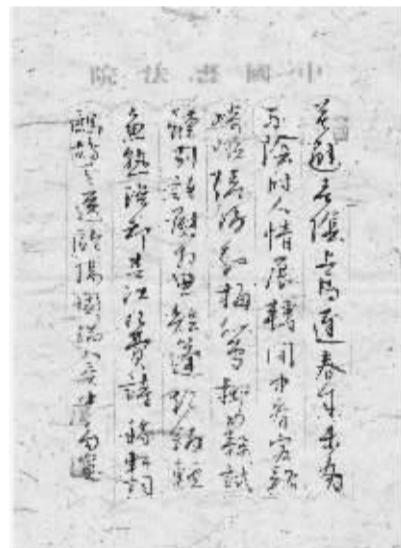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中国海关书法家协会主席
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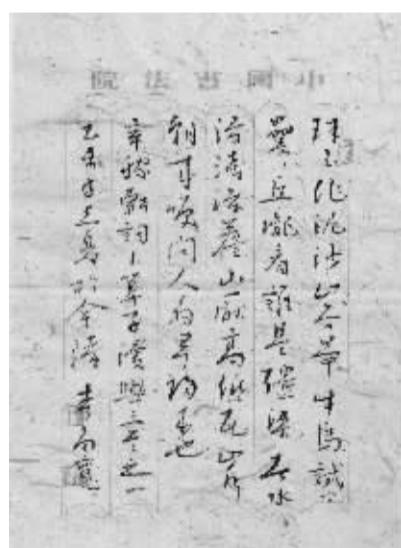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江苏省政协常委、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曾先后在新西兰佛光山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北京恭王府、厦门美术馆等地举办书法艺术展。

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现代快报、新华日报、中华英才半月刊及书法报、书法导报等专业报刊和网站多次刊登和介绍其书法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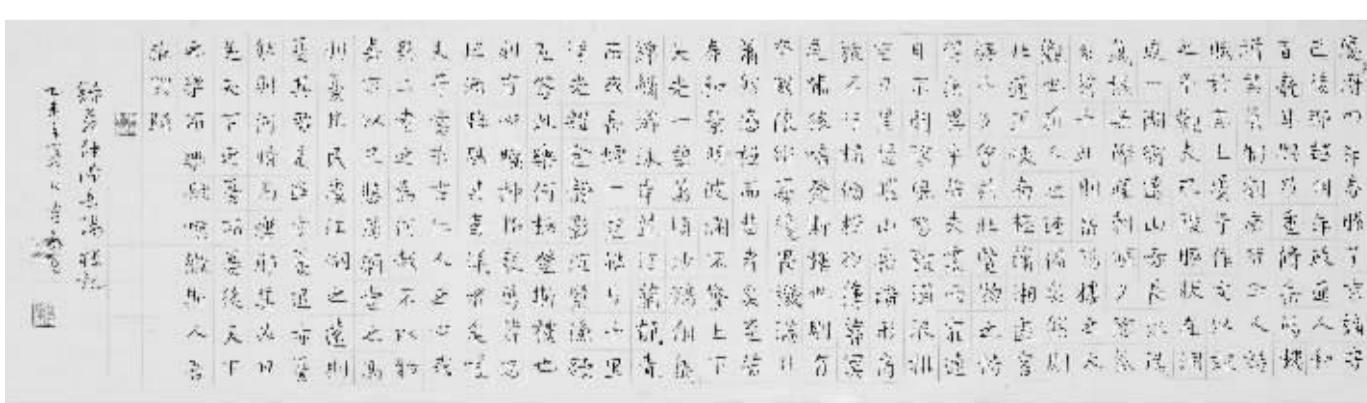
江苏卫视国际频道、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和张雄艺术网均对李多宽书法艺术作过专题报道。



李多宽《稼轩词一首》



李多宽《稼轩词卜算子》



李多宽《岳阳楼记》

不了雅的层次。

唐代张怀瓘在《张怀瓘议书》中曰:“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多宽有深厚学养,坚守文化高地,有中国士之理性良知,其风骨深入骨髓。有了雅的灵魂,自然成就雅的艺术。

三

多宽写字,耐得住寂寞,青灯黄卷,独相厮守,如老僧坐禅,一茶一偈,万念皆空,心静如水。“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书家一旦潜心写字,讲的是感受,不仅仅是纳入生活特征,而且是吐出感情的特征,不但接入传统的赠予,而且给传统以感性的酬答。有些所谓的书家,常常标榜是在创作冲动中提笔落墨,云“书写是一种创作”,未免浅薄。殊不知,凡学养深厚之人,挥笔落墨之前,思虑必屏却一切杂念,先无俗念填委胸次,写字安有鄙俗之气?须知,不鄙俗于字,正因其不鄙俗于心。动辄云“创作”、“创造”,心有旁骛、杂念,焉能专心写字。

多宽写字,不生杂念,但求体正格高,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用费尔巴哈的话说,达到这种境界,“人不由自主地通过想象力,使自己的内在本质直观化”,人的本性的这种被直观化,被人格化,便不知不觉进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照中,多宽的雅正合一的书法雅趣,在陶然洒脱的挥笔中随之产生。

四

书法讲究“虚静”神味。

观多宽之书,空灵如水,静默有禅,让人看到多宽的中国文人特有的心灵空间。在滚滚红尘澎湃的世俗世界,在物的幽灵到处徘徊的社会,多宽却“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宋米友仁语)。他的潜心修书,襟抱兰风,从虚静兼修、气韵贯通之书中,可窥到他精神世界的深湛、静谧。

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书法亦然。境者,意中之境也。

写字,须先将灵府中淘涤干净,泽以诗书,本之于良知道义,深之以阅历,驯习久之,则意境自然远去俗气,得独造之古雅。

多宽书之古雅意境中,有海阔天空气象,有清风明月胸襟,有永恒之士风。泛溢着一种博大的文化情怀,体现出一种深远沉重的文化承载,并跳跃着一位书者鲜活、干净而又孤独的文化灵魂。

多宽之为人,是干净的,托尔斯泰说,人的精神上的美,首先是单纯。多宽的字是典雅的,毫无当下书界充斥着物欲的俗气。多宽的存在,形单影只中,或是“一个文化陷阱旁孤独的警示”。